

深观察

破解新时代戏曲『生态密码』

史册

戏曲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气度神韵和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体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戏曲，其传统文化价值获得社会极大的肯定，在探索和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当今，在媒介变革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保护与传承戏曲的任务显得越发紧迫，亟须我们从新时代的视角，思考戏曲传承发展的境遇与机遇，重组戏曲文化生态价值序列。

创新是关于戏曲现代性的命题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三大戏剧源流之一，中国戏曲在广阔的历史流变中，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特征，以及异彩纷呈、具有强烈差异化的戏曲文化生态系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地方戏曲剧种的涌现，使戏曲艺术创作与展演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全国各艺术种类创作中始终处于先列方阵。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戏曲发展态势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经过复苏期、上升期后，中国戏曲发展进入了平台期和瓶颈期。作品创作、传播创新、观众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呈现出个别点状有亮点，全局受限没有突破的状态，特别是现象级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见。

当下最引发关注的是创新的问题。创新是关于戏曲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戏曲来说，也惟有创新才能激活我们的想象力。那么，如何打破戏曲传承发展的“第四堵墙”，走出温床区，寻找更具有时代气息和促进生命更新的发展模式？

新时代媒介变革的环境下，戏曲创作、演出形态和观演模式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戏曲传承呈现出动态的、不稳定的复杂局面。戏曲传承中最重要的是戏曲本体，即戏曲内部生态的建构与发展。戏曲内部生态包括戏曲的生产者、消费者及理论家围绕的元素生成的理

型人才培养成为刚需。戏曲创作与人才培养不仅要自觉扎根传统，重视中国戏曲独特表演体系，树立戏曲文化自信，还需要与时代精神相契合，通过对全新艺术理论和艺术手段的学习，熟练掌握并运用各类创作与人才培养新方法，形成整合性创作与协同育人新模式，才能促进新生态和谐发展，获得阶段性成果。

戏曲振兴人是首要因素

戏曲传承发展不仅靠戏曲内部生态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受到戏曲外部生态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戏曲经过短暂的复苏和发展后，在90年代出现了“全面的、深层次的、全行业的危机”，剧场剧团减少，许多剧种消失。目前，戏曲生态的外部环境也在修复的过程中。

综合内部和外部生态系统，戏曲要完美地呈现于舞台上，需要编、导、演、服、化、道等提供诸多要素协同配合，概括起来首先是人的元素。对戏曲的振兴需要对各类艺术人员进行培养，打造名家名角儿、名编剧、名经纪人等，构建科学的艺术人才结构，实现剧团艺术人员年轻化，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形成戏曲艺术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机制。戏曲传承要将青少年培养作为生态系统后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予以高度重视，一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培养起一大批有艺术品位的忠实观众群体，为戏曲传承发展奠定人才基础。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作为艺术教育的戏曲教育是对青少年最好的美育教育手段与内容。目前，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戏曲教育都没有进入中小学课表，多以社团活动或欣赏讲座方式开展戏曲教育。应充分利用专业艺术院校“高参中”“高参小”等形式走进学校，让孩子在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成为戏曲传承的小使者，他们是戏曲新生态中最为活跃、最具潜质的力

文化只眼

为村落历史遗存注入艺术活水

王瑾

乡村，是人类历史最久远的栖息地。城市出现后，随着城市文明超越乡村，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移居城市。特别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一度成为贫困的代名词。

到本世纪，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效应，不少乡村的面貌有了根本改观，受城市环境污染困扰的人们，开始到乡村寻找“桃花源”式的周末度假之地。

时序跨越到今天，中国乡村整体脱贫了，乡村振兴路在何方？答案可以有多条，其中有一条答案让人眼前一亮：提升乡村景观艺术性，让乡村遗存再现活力。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设计激发乡村活力的报道，介绍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湖北美术学院师生团队扎根湖北省鄂州市一处叫鲁村细屋熊湾的地方，深入调研当地的人文历史背景，以艺术为媒，探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当地模式，以艺术注入村落艺术设计和改造。如今，走进细屋熊湾渡口，便能看见用红砖搭建的乡村艺术中心。围绕村湾的中心池塘，山势自然起伏回环，民房依山而建，十分和谐，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

几年下来，细屋熊湾的整体风貌大有改观。在整洁的面貌之下，建筑错落有致，却不突兀，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依然是掩映在树林底下的村庄。

当地干部称“他们不搞大拆大建，利用村落历史遗存做足文章，让乡村保留了质朴和乡味的同时，村落的风貌和审美又得到提升。”

环境美了，自然就能吸引游客，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现在每逢节假日，村湾里的民宿都预订一空。隶属村集体的文化旅游公司蒸蒸日上，带动了周边闲居人员就近务工。湖北美术学院师生的设计，为激发乡村活力提供了一个村湾的样本。

湖北美术学院团队对接一个村落的艺术实践样本，至少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当今艺术下乡大有用武之地，艺术下沉到村落地头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是乡村振兴需要艺术，村落文化遗存需要艺术再现。

近些年，我去过一些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省市，发现那里的乡村以艺术再现文化遗存也往往做得比较好。不少村落挖掘村落历史，建有村史展览馆，让村民和来此旅游者感知村落耕读文明的履痕，很有味道。其实，在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村落里，都散落着中华文明的村落文化碎片，只是你是否留意挖掘并收集而已。比如，我儿时和年少久居的位于中南地区一座小镇，原是明代的一座重要驿站，叫停前驿。此地因驿而兴，一座古石桥跨清江河而建。古驿是古代朝廷为官员通往各州府县和差役传递文书及军事情报的站点。此驿往东北至皖桐香驿，通安徽省府合肥；往西可直抵原广济县双城驿，或至贵州通湖北省府，或至九江通赣南，自明代以来被誉为鄂赣皖“三地小通衢”要道，有许多文化遗存待挖掘。该镇一个叫铁铺的地方，文化遗存丰富。诸多有识之士提出，可围绕铁铺村落文化遗存，以艺术雕塑或村史馆形式，做点艺术活文章，就很有见解。让旅游者再次欣赏到铁匠铺昔日的炉火，听到铁砧上锤打造农具刀具的铿锵，也试一把抡铁锤的感觉。

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五年计划，乡村振兴仍然是题中之义。在中国实现整体脱贫目标之后，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一些乡村仍然脏乱差面貌的同时，借助艺术设计笔触，在保持乡村质朴和乡味的前提下，做足村落历史遗存文章是可取的。全国乡村整体美了，乡村旅游火了，就不仅仅是目前多圆于大城市的周边之地。



图①



图②



图③

论、范式、伦理，同时还包括以戏曲为媒介形成的观演关系，以及以展演为核心的全部过程。在戏曲传承呈现新变化的情况下，当下戏曲内部生态必须遵循整体优化、和谐共存的原则进行修复，既植根于历史传统，又连接当下实际，统筹所有相关要素，推动戏曲内部生态健康有序运行。

内部生态发生了变化了，创作与演出、理论与实践、市场接受与艺术评价等诸多元素，在打破平衡与寻求新平衡之间，促使戏曲生产者保留戏曲原有文学性和诗化表达等美学特征时，对程式化表演赋予更为鲜活的时代气息；当代观众的现代艺术审美需求，使得戏曲观演不再满足于表演者的单向馈赠，互动性和沉浸式的观演状态成为现实；戏曲的多元发展突破了以往人才培养范式，使得交叉

量和元素。在媒介变革带来的冲击及多元文化的碰撞下，戏曲传承与发展必将面临更多新的课题，并结合当下戏曲外部生态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新图景。对戏曲生态的再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积极有效地将新老元素激活，使戏曲传承与发展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戏剧艺术与文化研究基地中心主任）

图①：苏州留园实景版昆曲《牡丹亭》 新华社发

图②：中国交响乐团与河南省文旅厅共同打造的交响戏曲《穆桂英挂帅》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图③：京剧演员王珮瑜与虚拟歌手洛天依同台演出 图片来自网络

广东粤剧院晋京巡演

本报电（文纳）12月15日至19日，广东粤剧院携粤剧《梦·红船》和《谁国夫人》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北京保利大剧院演出，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与欧凯明、黎骏声、彭庆华、文汝清、黄春强、王燕飞、冼蓝棠等众多粤剧名家亮相，为观众献上粤剧艺术文化盛宴。

粤剧《梦·红船》由广东粤剧院出品和演出，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粤剧红船戏班故事，讲述抗战时期粤剧艺人冼三华、梅柳、超剑郎与红船子弟不惧日寇刀枪胁迫，借上演《火烧黄天荡》之机，手持火把以粤剧绝技“高台照镜”登上船顶，引炸红船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故事，再现上世纪粤剧艺人抵抗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粤剧《谁国夫人》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茂名市委宣传部分出品，广东粤剧院联合广州粤剧院演出，以崭新姿态展现了巾帼英雄冼英（古高凉，今广东茂名）谱写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保护岭南地区百年安定的壮丽史诗。据曾小敏介绍，该剧通过呈现冼英的精神高度和爱国爱民的大义之举，彰显了“和合太平、天下同心”这一主题，体现了岭南人民自古以来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该剧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唱段、音乐既突出粤剧唱腔特性又融入时代元素，服装、道具兼具岭南特色，舞美、灯光设计简约抽象而不失诗意，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挥棒击碎困境吧，少年！

本报记者 郑娜

一个是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父母角色缺失的困境少年马虎；一个是来自河北涞源深山里的小孤儿小双——2020年末，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留守儿童，因为纪录片《棒！少年》走进广大观众的视野，以在公益少年棒球队挥棒改变命运的真实经历，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残酷与善良、困境与奋进的故事。

作为2020年第14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和“观众选择荣誉”两项大奖的获得者，《棒！少年》在全国影院公映前就引起多方关注。11月27日至12月10日，影片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82座城市首映219场，场均上座85人，打破了纪录片发行公司大象点映“百城首映礼”的人数纪录。12月10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官方微博力挺该片，称影片里的少年们从零开始学习棒球，在成长之路上的种种经历令人动容，他们致力于走出不一样人生的梦想，值得大家给予掌声！

在极为特殊的2020年末，《棒！少年》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正是因为其在叫板残酷现实、不向命运低头的底色中，充满着奋进的斗志和温暖的善意。影片中的两位主角马虎和小双，虽然出身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一个性格顽劣，一个性格胆小，但在学习棒球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家，慢慢地成长起来。他们的这个家就是“强棒天使队”——由国家棒球队前队员刘岭峰、中国棒协青少年委员会主任张锦新、清华大学棒球队创始人郭忠建及一些爱心人士联合发起，创立于2015年的中国第一支公益少年棒球队。5年间，该队已累计救助困境儿童80多名。

“我们找到了强棒天使队，是因为他们是在尝试着解决问题。”《棒！少年》导演许慧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拍这部影片之前，他一直在寻求纪录片的新视角：除了呈现问题，也尝试着去解决问题，“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面临一些问题，这就是生活本身，是少年成长



▲《棒！少年》剧照 出品方供图

的背景。我们直面社会问题本身，但更关注的是当问题来临，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许慧晶从2017年10月起开始拍摄《棒！少年》，拍了1年半，素材量700多个小时，剪辑又花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强棒天使队从初长成到成为中国最厉害的少年棒球队之一，无论在银幕内外，孩子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刺头”马虎如今已长成了一个骑士般的少年，礼貌而谦逊，在电影首映现场，有观众问他看到片子中的自己感觉怎么样？目前已是队里主力队员的他回答道：“我觉得自己变了，能控制住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棒球给这些孩子的人生一种新的解法，通过棒球把他们的技能和才华展现出来，他们因此获得了生存的价值和技能，同时也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表达出来。”爱奇艺灿然工作室总经理、《棒！少年》总制片人齐康认为，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了，用体育帮助孩子走出贫困、改变命运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解决方式。

而继《棒！少年》之后，许慧晶还有长期跟踪棒球基地的拍摄计划，期待孩子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和听到。“棒球基地和政府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作为创作者不一定有能力影响他们的人生，但我希望能以媒介的形式，让更多人发自内心的帮助他们，让他们通过棒球改变命运。”

中央芭蕾舞团 优秀剧目拉开跨年演出季

本报电（记者郑娜）12月15日至17日，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古典芭蕾舞剧《舞姬》，就此拉开跨年新春演出季的序幕。

此次跨年新春演出季将在北京、上海、杭州、泉州等8个城市上演7台剧目，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12月26日至28日首演的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沂蒙》。《沂蒙》是中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以中芭首演于40多年前的经典作品《沂蒙颂》的舞剧基础为蓝本。故事情节吸纳《沂蒙三章》章节，并重置全新而宏大的故事架构，力求更加全面地刻画沂蒙红嫂群像，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节日的芭蕾舞台少不了喜庆与热烈。元旦期间，芭蕾舞剧《过年》将在天桥剧场登台迎接新年。2021年1月6日，《新年芭蕾舞音乐会》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春节前夕，2月4日至6日，压轴大戏《天鹅湖》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此次上演的版本出自世界芭蕾舞大师娜塔莉娅·玛卡洛娃之手，中芭最早于2007年上演过该版本。此版融合了俄罗斯学派的传统以及玛卡洛娃旅居英美多年淬炼出的新艺术风格。在杭州、泉州、上海等地，中芭还将带去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原创芭蕾舞剧《鹤魂》以及《芭蕾精品荟萃》等精彩节目。



▲《舞姬》舞台照 时 任 摄